

承先啓後·源遠流長

中國歷史演義全集



民國

之五

遠流出版社

中國歷史演義全集

民國演義⑤

著作者：杜 學 山

發行者：王 榮 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社

發行部：臺北市金門街九之十四號

電話：三九二—三七〇七、三五一九八〇六

編輯部：臺北市敦化北路一五三號十二樓

電話：七二一—五九〇二、七二一五九〇六

郵 掛：一〇一〇七三

印刷者：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民街三五號

法律顧問：王 秀 哲 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一五〇號（〇五二）二七三一九三

定價：精裝全套31冊九千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第一二九五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卅一日初版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本社更換）

中國歷史演義全集

民國演義

(抗戰史)

杜學山 著

關於「民國演義」

李敖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是辛亥年陰曆十一月十三日就職的，陽曆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這一天，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結束並不在同一天，清朝結束是辛亥年陰曆十二月二十五日，陽曆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前後相差四十三天。

這四十三天中，南北方之間達成一項重要的認同，就是民族觀點的博大化。二月十二日，清朝主政者的遜位詔書裏，表明「總期人民安堵，海內乂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的觀點；三天後，二月十五日，臨時大總統祭明太祖陵，在對這個「驅逐胡元」的漢族皇帝的祭文中，表明「五大民族，一體無猜」的觀點；三天後，二月十八日，又發表「孫大總統布告天下電」，表明「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濟」的觀點。這些觀點，都是很博大的。清朝主政者開始「人心思『漢』」和民國主政者停止「人心不『滿』」，停止「驅逐韃虜」的

時間性政治性號召，大家以博大觀點示人以廣，這是民國成立的第一進步。

清朝遺老繆荃孫，在他「藝風堂文漫存」卷四裏，提到辛亥革命說：「亂起一隅，多方響應。如狂飈之亂捲，如野燎之四起。甫及四月，遂移國祚。稽之史冊，亡國未有若此之易者！」

不錯，「亡國未有若此之易者」，但是國「亡」了，舊政權和新政權之間，竟能以「優待條件」達成博大觀點的和平解決，這真是中國人的政治技術！

中國人的政治技術，千百年來，一直表現在帝制王朝裏，民國來了，對中國人是一種難乎其繼的新經驗、新試驗、新考驗。中國的先知告訴中國人——「革命尚未成功」，中國的前途，還須要順天應人的革命！

第二〇〇回 蝮蛇螫手棄黑市 經濟作戰見偽鈔

却說日本軍閥知道軍事的進攻絕對不能降服中國，政治的陰謀也毫無用處，因此他不得不配合着經濟的陰謀，發展着經濟的進攻。日寇很明白，經濟的進攻比起軍事的進攻來得更爲有效，更不費力。日寇所佈置的經濟戰，以摧毀我國法幣的外匯價格爲預定目標之一，他所用的狠毒工具，如有計劃的傾銷仇貨及走私，劫奪我國的資源，以及多量的使用軍用票，利用偽組織濫發毫無準備金的「華興」偽紙幣等，都是很毒辣的。首先，他有計劃的組織漢奸，通過走私的方式，把仇貨大量的向內地傾銷，浙、閩、粵沿海一帶接近戰區的地方不必說了，就是大後方的重慶、貴陽、昆明、衡陽、桂林、韶關等地，也無不仇貨充斥，這對於我國正在猛進中的新興工業無疑地是個很大的打擊。另一方面，他更利用走私的方式，源源的劫奪我國大後方的物資，我們的鎢、錫、桐油、糧食，都源源不絕的被漢奸和奸商偷運資敵，日寇把仇貨大量傾銷，換取我法幣，便到上海黑市場上來套購外匯，同時更把他劫奪來的物資也在上海黑市場結滙，運銷歐美各國，這正是他「以華制華」手段

最毒辣精彩的一幕。本來，在上海淪陷以後，我國政府就應毅然決然的和上海經濟絕緣，但一來因爲上海是個國際性的都市，我軍雖然撤退，英美勢力却依舊存在，爲了顧慮第三國商人的利益，所以暫時沒有考慮到放棄上海黑市場的舉動；二來因爲上海租界內還有我數百萬市民，他們依舊流通使用着法幣，日寇雖然濫發偽幣，推行軍用票，却爲我上海忠貞市民所一致拒用，政府爲維繫淪陷區的人心起見，自不得不穩定法幣的外匯率，以免人民對法幣的信仰發生動搖，並使人民的財產遭受直接損失，所以從上海淪陷後一年半之間，政府對上海的外匯黑市始終沒有什麼特殊的舉措，上海市民遂得享一年半生活指數低降之福。可是凡事有利必有弊，過分顧全了第三國商人和淪陷區民衆的利益，便不免要使政府自身蒙受日寇經濟攻擊的大害。僅以民國二十七年一年而論，日寇所傾銷入我國內地的仇貨，總值便達法幣七千萬元，依黑市匯率可套換二百萬鎊上下，這真是一個巨大的漏卮。我國爲要博取抗戰勝利，自不容這經濟漏卮永遠存在，語云：「螻蛇螯手，壯士斷腕。」所以便從二十八年五月起，正式宣告放棄上海外匯黑市場。我國對英匯率官價爲法幣一元折合二先令二便士半，上海的外匯黑市約爲八便士半，最低曾落至五便士半，我政府放棄上海黑市場後，一度瀉至二便士七，這對於第三國商人顯然是很不利的，匯率漲落不定，已可阻礙外貨的輸入，物價猛漲，購買力薄弱，更可使外貨

的銷路呆滯不靈，第三國財富隨法幣匯率的低落而無形貶值，第三國貨物又以物價比值增高而銷場停滯，這都是間接受了日寇經濟攻勢的害。但在日寇方面，也未嘗佔着什麼便宜，他一面要摧毀我法幣信用，一面又要用法幣去套取外匯，像這樣的雙管齊下，正等於自扳磚頭自壓腳。所以抑平物價和維持法幣匯率，不但成為第三國政府和商人考慮的問題，也成為日本軍閥與財閥衝突的主因之一，我們中國倒彷彿成為置身局外的第三者似的，不十分去焦慮。至於日寇摧毀我法幣信用的陰謀，更差不多完全歸於失敗。我政府的放棄上海黑市場，雖不免使法幣匯率低落，連帶的使法幣價值也發生變化，但我民衆擁護法幣的心理却始終不變，這就無形中形成一種巨大的力量。日本經濟學家木村增太郎曾從財政上分析中國的抗戰力說：「日本一部分說客，多極度輕視中國法幣的基礎，每說法幣不出半年即行崩壞。然而這種謬誤的判斷，在今日正被相反的事實矯正着。中國的國民生活，依賴國際貿易的程度本來極低，尤其是事變以來，中國民衆就實行了極度的自給自足經濟，所以即使外匯準備金完全涸竭了，或者即使英國完全不給予助力，或甚至法幣的對外價值崩潰到對外購買力等於零，也不見得就能給中國的國民生活以直接的致命打擊，尤其是民衆對法幣的信賴程度極高，所以法幣的對外價值即使崩潰了，也不能斷定它的對內價值跟着立刻就崩壞……由此看來，中國雖增發紙幣，也並無通貨膨

脹的徵候，因之國內戰費的籌措自不成問題，它這種有着潛力的金融通貨政策，將來必定是愈來愈強化的。」這觀察，大體上極為正確，法幣在中國民間的潛力確實不容輕視，這裏且以淪陷區裏的民衆為例，在完全受游擊部隊控制的偏僻的鄉下，差不多都盛行物物交換制度，沒有什麼大買賣，就是有，法幣自然行得通。靠近城市的鄉村，日軍用刺刀來推行軍用票，民衆處於威壓之下，雖然不敢作聲，可是他們拿到了軍用票，馬上就把這軍用票到城裏去購買日貨，那些日本商人又怎敢不用？這樣一來，軍用票都用到他們自己小商人的頭上去了，民衆手裏有得留存的還是留一些法幣，法幣在鄉下人眼裏差不多正等於白銀一樣。至於城市裏的交易，日幣、偽幣、軍用票都有，可是城市裏的民衆也是聰明的，偽幣、軍用票過手不留，千方百計的換成日幣，有機會就把日幣換成法幣，有錢的人還是收藏法幣，總而言之，還是法幣最「吃香」。從上面所說的這種情況看來，日寇想利用毫無準備的不值錢的偽幣，儘量的推行，來打擊我們的法幣信用，不用說是徒勞無功的了，他在華北發行的「聯合準備銀行」偽幣，到民國三十年六月底止，數達七億元之多，而在南方發行的「華興商業銀行」偽幣，到偽「維新政府」解體時止，最高發行額也達一千萬元之多。用這樣許多不值錢的偽幣來搜括我物資，貽害我民衆不算，還要利用汪逆所組織的「偽政府」，設立偽「中央儲備銀行」，無限制的發行偽幣，想

把我們的民衆膏血，完全供他作侵略的犧牲，用心的毒辣陰險，真使人爲之髮指。僞「中央儲備銀行」成立於民國三十年一月六日，後來在日僞積極佈置之下，上海分行也緊接着於一月二十日舉行開行開幕禮。當時京滬兩地市民，對這兩所所謂「唯一國家銀行」，莫不投以驚訝和輕視的眼光，明知這就是淪陷區中最新設立的吸血大本營，所以經過南京新街口或上海外灘這兩處中央銀行舊址的人們，一看到門口「僞警」佈崗那一種戒備森嚴的景象時，腦海裏總會下意識地浮現出兩隻吸血魔鬼張牙舞爪迎面撲來的恐怖幻影。

「中儲上海分行」開幕的第二天，在上海出版的正言報記者，使用正義的筆觸，替它描下了一幅醜惡的速寫道：『昨天我們看到了一件趣事，首先演出的是各馬路電車公共汽車上歪歪斜斜貼滿了許多傳單，寫着自拉自唱的祝賀字句，同時更有許多授命之徒，在各處散發同樣的傳單，紙蝶紛飛，所費一定很鉅，可是所得到的結果却完全相反，在曾經散發傳單過的馬路上，記者看見無數整張的傳單被扯得粉碎，給路人踐踏着，張貼在汽車、電車上的，也在一剎那間被撕得體無完膚，僅留漿糊痕跡，還沒有撕去的，路人們雖也略一注目，可是當他們看完了上面的字句，所得的只有惡劣的印象。爲了一看「開幕」的「盛況」，記者又急急的趕到二馬路外灘現在被強佔爲「中儲上海分行」的中央銀行原址，在大廈的外面，三四十

個巡捕，其中大多是日籍的，緊張的情形使人不寒而慄，記者在對面立了一刻鐘，竟沒有發現一個人走進去，可是爲了獲知情形，記者終於在路人的注目下，老着臉皮跨進裏面。入口處是一張桌子，「新貴」們在紅簿上簽了名字，交驗了「入場證」，在虎視眈眈的「警察」環伺下步上二樓，上面就是所謂「營業部」，長長的櫃檯，玻璃招牌分隔成十幾個部份，裏面人頭簇簇，看來有二三百人，倒相當「偉大」，多低頭寫字，一似工作忙碌，可是當記者走近一看，何來工作，不過是塗塗字紙而已！尷尬的情形，由他們無聊但又迫不得已的臉色一望可知的，記者在那裏站了近兩小時，只看見兩三個「新貴」走到「儲蓄部」故意開戶存款，聊作點綴，過後便寂然無聲，數百個「行員」露着無公可辦的苦笑。在樓下兌換「寧鈔」的地方，也同樣充滿着無聊的氣息，行員們面面相覷的靜坐着，一無作爲。記者在那裏也作着長時間的觀察，發見兩個少年去兌換些五角一角等「寧鈔」，當然他們的目的祇在玩耍而已。記者看見他們兌得的「寧鈔」，除了紙張粗劣和紙面上多「儲備」兩個字外與法幣毫無二致，顯然有混濛推銷的企圖。當記者正欲走出時，忽有兩個日僞份子拖了兩個行員立在櫃外，囑他們手持「寧鈔」，故作外界前來兌換的情形，並且叫他們面作笑容，在鎂光燈的一閃下拍入鏡頭。在歸途中，記者不自禁的竊笑着，在今天的日僞報紙上，一定又有「人山人海，擁擠不堪，足證深得人民的

信仰」的煌煌記事了。偽行是成立了，上海民衆對他的態度如何，這問題是足以決定偽行一部份的命運的。因此記者又訪問四川路一帶的錢兌莊和中外銀行，他們多一致的聲稱拒兌「寧鈔」，並且對記者講述「寧鈔」既無準備，且亦毫無用處，與廢紙無異，淪陷區中火車輪船等公用事業，仍以「軍用票」爲限，上海海關和「統稅局」等，雖曾強迫限用「寧鈔」「納稅」，但日方所獲關稅統稅，仍須兌成法幣後始有用處，由此可見「寧鈔」的價值如何，他們又指出由於「寧鈔」的發行，物價會更見漲上，民衆的痛苦自然愈益增加了。『以上便是偽「中儲上海分行」開幕當天的情形，由此可以看出我民衆對偽行成立的冷淡，和對偽幣經濟壁壘的森嚴。事實上，偽幣不但在京滬市場上到處遭受商民們的白眼，就是大部份的日人，對於這日偽雙方自認爲拿手傑作的偽幣，也都表示着不信任的態度，二月十日的「東洋經濟新報」上，有一段一針見血的言論，足可作爲日人對偽幣表示不信任態度的自白，那言論道：『南京新銀行所發行的紙幣，能有流通力嗎？究有多大流通力呢？要使其具有堅強的流通力，應該用什麼方法呢？這是人人所欲知的問題。我們要解答上項的問題，必須從下面兩個問題考察：（一）如何收回舊法幣；（二）如何調整與軍用票的關係。就第一個問題來說，南京組織所定的辦法，雖是將「新幣」與法幣等價流通，逐漸收同法幣，但是這一辦法能否行得通，問題是在民衆究竟信用

「新幣」還是法幣。關於這一問題，上海金融商業周報曾有論及，說是將「新幣」與法幣同時任人民使用，則人民將毫不猶豫的選用後者。如果南京組織想強迫使用「新幣」，則人民到手之後，立刻就換成法幣，這樣，「新幣」對法幣跌價，發生暗市交易，是無可避免的。要使人民厭惡慣用的通貨，歡迎新發行的通貨，則必須使舊通貨價值如往昔「奉票」一樣的崩落，新通貨可以使人民安心使用。但目前的情形並不如此，法幣在「八一三」後對外匯值雖顯見低落，然猶未至如「奉票」一樣的地步，至少可以這樣說，「新幣」的內容與基礎是大家不知道的，而法幣却可以在中國任何地方購買物質，同時可以自由的購買外匯。更進一步來說，法幣是有英美巨大的資力在維持其價值的，但「新幣」是沒有這個條件。就第二個問題，如何調整新幣與軍用票關係的問題，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日本軍隊尚須大隊的駐紮在中國以前，巨額的軍費要由當地「淪陷區」來負責，是當然的事。如果此項巨額費，用「新幣」來支付，則軍用票自無發行的必要，而「新幣」也許在短期之內，就能在淪陷區大量的流通。據估計目前在淪陷區內流通着的軍票總額，大約爲一萬萬二千五百萬元左右。南京組織要能收回軍用票，「新幣」才有發展希望，否則，我們認爲「新幣」的前途是困難重重的。如果要以「新幣」來收回軍用票，則結果「新幣」的發行，難免超過市場上實際的需要，發生通貨膨脹的現象，日本軍隊所

需要的資金，就是用日圓來抵用，向「儲備銀行」開立存款的戶頭，事實上「儲備銀行」也恐不會表示歡迎，這樣說來，結果自然還是允許軍票照常流通了。如果軍用票並不收回，仍照常流通，則日本方面要維持軍用票的價值，多少要有強制使用的必要。近來軍用票對法幣的漲價，要不外乎人工的使用軍票多有使用機會的結果。在目前，華中與華南被佔領區內，軍用票差不多已成了法定的通貨。要是把現在的軍用票政策放鬆起來，如火車票、公共汽車票等，均可不必以軍票購買，則軍用票的價值就無法維持今日的水準，是不待言的。」就實際情形說：偽幣除在日本軍隊佔領地帶有流通可能外，是沒有流通餘地的。然而日本軍隊所佔領的地域，不過侷促於點線的一隅，在這狹窄的地域內，偽幣與軍用票能否相安無事的同時相容，在這裏却隱伏着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就因為偽幣推行的困難，日偽方面就只好用威迫利誘的手段強行使用。當偽「中儲上海分行」正式成立以前，偽「分行長」錢大樞便由京抵滬，同時帶來大批行員，以壯觀瞻。滿以為偽幣既經日方規定商人繳納海關稅款時須以偽幣為本位，那麼今後流通市面的範圍，至亦不難作同樣擴展的，不料第一步就打破了穩瓶，我方經濟壁壘森嚴，上海銀行錢業公會一致決議，堅決拒絕與偽「中儲行」來往及收受偽幣，全市大小商店對偽幣也一致拒絕使用，錢大樞沒有辦法，只好施用威嚇手段，強迫使用偽幣，於是便派遣大批流氓之

類的特種人物持偽幣分頭前往各大公司商店購物，如有拒絕收受的，立即拔槍出示，低聲恐嚇。這樣一來，果然有大部份小規模的商店因經不起他們的恐嚇，祇能忍氣吞聲，勉強接受了事，商民們對於偽行爲了強使偽幣而不惜出之以卑劣的恐嚇手段，莫不怨聲載道，敢怒而不敢言。錢大樞也知道單是用威嚇手段，要使人民對偽幣心悅誠服的樂於使用，是毫無希望的，而且威嚇手段也可一而不可再，於是便改威嚇的手段爲利誘，把偽幣與法幣的比率，定爲一與二之比，即每一元法幣，可以購買偽「中儲券」二元，雖然貶值求售，可是市民一看到那時剛發行的偽「中儲券」的斑斕面目，往往不勝驚奇，深訝這種像冥鈔一樣的偽幣，如何竟可以作爲「國家的本位通貨」？所以當時一般人的心目中，對偽幣的印象，可說惡劣已極，有些人甚至把它看成冥鈔，當做最新鮮的笑談資料。只有一部份經營出口業的商人，因爲格於偽「海關監督」或偽「稅務署」的規定，凡繳納稅款，必須以偽「中儲券」繳付，否則便是「違反」，因此不得不到偽行去把法幣換成偽幣繳納。這樣的佈置，其實也是「偽府」的一種利誘政策，企圖誘使商人自動的行使偽幣，大量吸收法幣。因爲當時市面上偽幣與法幣的比率是一與二之比，無形中顯示偽幣的幣值，祇抵得上法幣的一半，商人們如果需要的話，可以直接到偽行兌換，按照一與二的比率大量拋售。因此有許多商人向偽方稅收機關繳納稅款時，都樂得趁此撈點

油水，但也僅以進出口或棉紗、土酒、香烟等須完納「統稅」的商人爲限。這便是「偽府」看破商人的弱點，使用利誘政策，企圖流通偽幣的一幕醜劇。但用這樣的方法推行偽鈔，也沒有發生多大效果，因爲這祇是給一部分人在特殊需要情形之下造成這樣特殊的局面，每天都有錢莊掛牌，視供求的多寡而定行情的高下，而商人們則換來後就隨手繳納，對市場上的法幣通貨，簡直完全不發生影響。日僞看了這種情形，又不得不自認這一計劃失敗，遂又改利誘爲威迫，由僞「財政部」下令，強迫上海租界內各大銀行錢莊必須收受偽幣，不許歧視，暗中並由特工機關分發匿名恐嚇信，說如有歧視等情，即用最嚴厲的手段對付。可是當時租界內的我各國家銀行行員也不肯屈服附逆，仍舊堅決拒絕與僞行來往及收受偽幣，於是僞方特工人員遂實行以各銀行爲表演恐怖事件的最大目標，一時造成了上海金融界空前未有的大混亂局面。

第二〇一回 七十六號施辣手 四寶師娘逞狠心

提到偽方的特工人物，便不免要使人聯想起丁逆默邨，凡是讀過本書前文的人，對於丁逆殺人綁票，包庇烟賭等種種罪行，大概還都能記憶得起。可是自從汪逆登臺組織偽府以後，丁逆却漸漸的失勢了。前面曾經說過，丁逆是站在青幫秘密會社首腦的立場去爲日寇效勞的，一向和偽「維新政府」淵源不深，所以一到汪逆來滬以後，便給汪逆手下的直系心腹人物所看不起，到了「偽府」正式開幕以後，汪派黨羽日形充斥，以毫無黨派色彩的丁逆，這時給他們排擠是免不了的事。因此當漢奸組織的特務機關殺人魔窟極司斐而路「七十六號」成立的時候，這一所殺人魔窟的主人翁，已不是丁逆默邨，而換上了李逆士羣。丁逆所以倒臺的原因，綜合起來說，不外乎因爲第一，他只是憑着他個人超然的地位，和汪派黨羽時起齟齬，以致失道寡助。第二，他在汪逆登臺以前所執行的工作，有大部份果然是「爲公」，但其餘却是「爲私」，而且不脫殺人越貨的強盜行徑，在汪派黨羽的心目中，失去了本質上的政治意味，便對他過去的「工作」表示懷疑。同時，在這一時期裏，